

從漂流木到颱風計畫—談拉黑子的藝術

文／徐蘊康

十幾年來，拉黑子以漂流木的創作而聞名，但近年他在熟悉的漂流木之外，發展以拖鞋為主要媒材的「颱風計畫」系列作品，這個標誌創作歷程轉變的計劃名稱，在全球氣候急遽惡化的今日看來特別尖銳，由此命名可以了解、它的提出和海洋、島嶼有著密切關連，不只延續、擴展他長年關注的族群文化議題，更將環境、生態的問題含括進來。

對拉黑子而言，他所選擇的媒材都不是中立的物質，而和阿美族文化或他的生命經驗相關，拖鞋和漂流木有著意義上的關連—它們都很不起眼，多半被當成廢棄或無用的物質，總在颱風過後的海邊大量出現，不過這些看來卑微的物件，卻被拉黑子集合、轉化為一種有力的藝術語言，其中蘊含阿美族人看待自然／颱風的獨特觀點，並廣及南島語系民族的討論。

「颱風計畫」--沖刷與連結

颱風，是每秒中心持續風速超過 17.2 米的一種熱帶氣旋，它發源於南海及北太平洋西南海域，然後往副熱帶地區移動。拉黑子的部落位於花蓮豐濱鄉的大港口，正在秀姑巒溪的出海口旁，是颱風登陸台灣的主要地點之一，他從小就在海邊成長，和族人一樣面對海洋、每年迎接颱風。一般而言，颱風總被視為威脅，會帶來巨大災害；但對阿美族人來說卻不是如此，颱風或許恐怖，不過它也是讓部落維持生命的自然力量—

每次颱風來的時候，就是所有人都很興奮，包含我的父母也都很興奮，母親就是希望有水牛會從山上沖下來，或者是山豬、山羌、山羊。

所有人都會到海邊，父親會去撿大的木頭，因為這次颱風把家裡也破壞掉了，然後母親就會開始去找這些東西，小孩子就去找他的拖鞋、西瓜、柚子、橘子，都很多，還有一些厭厭一息的魚，都很多，很豐盛的禮物。¹

在物質貧乏的年代，部落的小孩買不起拖鞋，只能到颱風過後的海邊撿拾，對他們來說，拖鞋不只是文明的象徵，也是從天而降的禮物。拉黑子在關渡美術館所展的颱風計畫之一「消失後的入侵」便具體呈現颱風帶來的兩種對立力量²—展場區分為兩個空間，一個是颱風眼下的墳場，呈現颱風席捲過後、物質過剩的廢棄景象；另一個則是圓形空間，垂吊各式多彩的拖鞋，像是海中魚群或曬魚的景象，最上方有個漂流木做成的方舟，上面坐著戴聖誕帽的玩偶，象徵童年的禮物，此外，牆面的竹籬也掛著拖鞋，呼應過去部落家屋常有的布置。



¹ 摘錄自筆者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花蓮大港口與拉黑子的訪談。

² 拉黑子在關渡美術館展出颱風計畫之一「消失後的入侵」，展期為 2010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28 日。

自然的破壞和收穫的喜悅同時存在颱風的力量當中，不過阿美族人對颱風的思考不僅只是簡單的物質獲得，更進入到精神層次，深刻反映他們的生命態度—

每年颱風來的時候，它可以讓所有的沉澱物，在河床裡面的雜草被一次沖刷，新的生命才會過來，另外，包含在山裡面很多不好的雜草會把一些大樹包住，樹就會死，所以，颱風一次就可把它沖走或是吹走。更重要的是，颱風對我們來講，它讓人重新來過，也讓人把所有身體裡的污垢，甚至於心裡一些不好的東西，透過颱風的洗禮也重新來過，還有一項就是針對人的心智心靈，包含他自己對這一年下來的事情，透過颱風沖刷乾淨。³

一般人將颱風視為自然災害，阿美族人卻沒有這樣的負面思考，對後者來說，颱風是自然界的正常循環，它所帶來的強大風雨，不只是將外在世界重新洗牌的物理現象，更淬鍊為對心靈和內在的洗淨，顯示他們敬畏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宇宙觀，而這在人類強取豪奪資源而造成自然反撲的時刻特別值得深思。

颱風計畫使用的拖鞋數量非常多，「消失後的入侵」（2010）和「擁抱」（2010）各聚集了數千隻拖鞋⁴，它們來自台灣、菲律賓和印尼。颱風的到臨，總讓年少的拉黑子對海的另一端感到好奇，印尼和菲律賓不但是颱風的發源地，居民也都屬於南島語系民族。拉黑子有意選擇到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到了當地尤其感受到這些地方的貧窮程度和他小時候的部落一樣，不僅如此，雙方的語言可以互通，彼此對身體、動物、數字的說法有四成相同。

在這未曾來過卻有莫名熟悉感的印、菲少數民族地區，他一待上月，但是為何拖鞋得以作為組成作品的核心因素？不得忽略幾個關鍵因素。拖鞋，是這幾個地方居民日常活動的主要用品，尤其，它是現代生活的產物，標示著一種時間感，使得颱風計畫並非只是個談論傳統、回到過去的討論，而是反映南島民族、甚至其中的少數族群物質匱乏、位處邊緣的現況。這些拖鞋都不是新的或買的，而是人使用過的物品，在穿過後被丟棄、漂流到海邊，殘缺破損，無主也不成雙，可以說，每一隻拖鞋都有一段漂流的歷史，數千隻拖鞋便有數千個不同的歷程，不過來源均不可考。拉黑子不厭其煩地長時間檢拾拖鞋，正因為它們帶著各自的記憶和味道，而這使得他以拖鞋的漂流來比喻南島民族的遷移經驗—無盡漂流，有著無法真正溯源也不知另一半在哪裡的傷痛，這趟往外走向東南亞的行動，同時也是藝術家向內尋找自我的旅程。



無論是颱風計畫或漂流木作品，長時間的體力勞動是拉黑子取得媒材時的必要條

³ 摘錄自筆者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在花蓮大港口與拉黑子的訪談。

⁴ 颱風計劃之二「擁抱」是台灣文學館「漂流與新生」的戶外特展，展期為 2010 年 1 月 23 日至 3 月 31 日。

件，從撿拾很輕的拖鞋，到搬運重達一百公斤的木頭，他總要親身經歷這樣的歷程，才能在勞動中體會一件作品的成形。回過頭看颱風計畫出現的端倪，來自拉黑子在菲律賓西部的 Lakayan 海邊、一個下意識的撿拾拖鞋動作，這個動作使他回想起童年時的相同經驗，這個記憶的浮現，讓兩個地方的過去、現在產生了連結。這些強調身體力行的種種作為，意味著他要聽見的是自己內在的聲音，尋找的是自己獨創的藝術表達。

從漂流木體悟生命

回溯拉黑子的創作歷程，自 1990 年代初期以來，他十多年來的漂流木作品都不脫對部落文化的省思，深沉反應了因現代經驗造成部落生活巨變與傳統文化斷裂的痛感。過去的一百多年裡，在台灣居住達千年之久的原住民部落，先後經歷日本殖民政府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以及西方宗教的介入，強勢改變了部落的政教系統；資本主義造成部落經濟生產的變化；再加上漢人社會刻意區別、扭曲原住民的形象…等原因，均強烈影響原住民的身分認同，不敢承認自己。

由於現代、殖民經驗的傳入而產生傳統文化的破碎、斷裂之感，是許多非西方地區與原住民部落的共同經驗。離開部落十多年、直到三十歲才回歸部落，拉黑子體會到傳統的斷層與流失，在阿美族這個母系社會，製作陶器等生活用具是女性必備的手藝；漂流木則供應升火、取暖、建造房子的日常之需，就如青年階段（男性）的八大年齡階級則要負責建造傳統房舍，這些都屬於阿美族的傳統文化，不過回到部落，拉黑子卻只能找到殘破的陶片與傾頽的建築。

因此，後來拉黑子選擇陶土與漂流木作為創作媒材是深具意義的，他的作品總反映著重新凝聚部落意識的憂心，比如以陶製作的「方與圓」（2000），以器皿、飾品、小米等物件擺出陣列，進行部落得以存在、維繫的抽象思考；「歸零」（2000）的腳印具有回歸及重新踏在土地之上的意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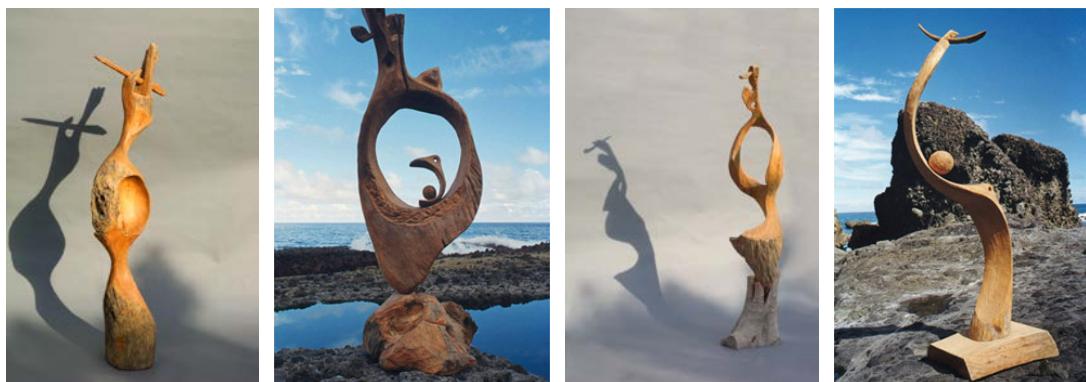
拉黑子是台灣使用漂流木創作的先行者，相對於陶土作品，他的漂流木作品更多，不過漂流木對他而言並不是便宜行事的材料。想理解拉黑子的作品，除了觀看最後完成的作品，更要理解他選擇漂流木的由來才能完整—漂流木，大多是被颱風吹落折斷的樹木枝幹，會順著山中的溪水漂流而下，在移動的過程中，它會經過許多大自然的撞擊，本質不好的木頭會在路途中撞壞，所以，漂流到海邊的木頭看似死亡，其實不然，它們才真是經過自然掏選、具有韌度的木頭。

我始終會回想這根漂流木到底是生長在什麼地方，也許是在一千公尺的高度吧，這麼大的木頭它已經活了多久。

從一個生命裡面茁壯到某一個程度，跌到谷底，在深谷裡面停留數十年，用最大的力量沖刷他所有的生命，漂流到大海，之後用大浪翻滾在礁岩上，退到岸邊，這樣的生命絕對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承受的。

漂流木，讓我體悟了所謂的人的本質，我從過去開始搬漂流木的時候，花了很多的時間用徒步的，而且是在正中午，五十公斤、一百公斤，距離大概在五百公尺，甚至一公里，就這樣慢慢的搬，從中可以發現漂流木的精神，可以體會到這棵樹從山上漂下來經歷了非常辛苦的過程，所以我在這個裡面就體會到我的族人，過去跟環境搏鬥的過程。⁵

拉黑子從自然的淬鍊看到漂流木的本質，並將它與族群的生命歷程相比擬，進而以此從事藝術創作。他的漂流木作品則有幾個不同的探索層面，比如：表達對部落領袖的追尋，如「站立者」(2005)為紀念老頭目Lekal Makor而做；包括「四季豆&孕育者」(1997)在內的「末始」系列，以陶甕的弧度象徵女性的孕育者角色；表現部落精神、掌握傳統祭儀中的歌舞力量（如「精神山」(1998)、「海祭」(2000)、「站立之舞」(2005)）⁶。在此，這些尺寸巨大的漂流木已離開過去的生活之用，轉而成為具有高度儀式性的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們沒有原住民的圖騰或刻板造型，非常符合拉黑子從創作之初便表明「不要任何原住民既定符號」的宣示⁷。



2007年，拉黑子在誠品信義店的展演廳有「空間的輕盈・時間的速度 PONAL 殘」的個展⁸，在這個特別的展覽中，他有許多與過去迥異的漂流木作品，尺寸比過去縮小許多，也不再只是穩定直立的結構，它們很輕盈、線條柔和，有些甚至可以被懸吊起來，作品有種輕巧的律動感，不再像過去背負著沉重的使命感。從這個明顯的轉變，可以看出拉黑子進入更本質的層次來探討作品。

回到這個展覽的主題 Ponal，中文翻譯為「殘」，它的中文字義通常是負面的，比如我們經常會聯想到的殘缺、殘存、殘破...等等，有不圓滿或破敗之意；但是在阿美族的思考中，殘不被這樣理解。拉黑子說，殘，指的是沉澱物，也就是微生物，其實某些菌

⁵ 摘錄自筆者於 2006 年 3 月 16 日在花蓮大港口與拉黑子的訪談。

⁶ 拉黑子自創作初期以來便製作非常多實用的椅子，這是因為他看到部落以漂流木為材建造的古房舍不是成為廢墟便是消失而感到心痛，於是他取阿美族語中「坐」等於「住」的意思，來製作椅子，那是休息、思考的所在。

拉黑子有些作品是在山林中製作便直接留在當地，

⁷ 拉黑子有些作品是在山林中製作，完成後便直接留在當地，沒有觀者，把自然還諸自然，只為天地存在。

⁸ 「空間的輕盈・時間的速度 PONAL 殘」個展地點為誠品信義店的六樓展覽廳，展期為 2007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9 日。

是好的；就像青苔，它可能被認為是殘留下來的不好物質，是雜草叢生的地方，但只要颱風來過，經過大水沖刷，新的生命就會復活。因此殘的概念在阿美族的思想中，是一種雖然看起來微弱、卻具生命力的力量，所以，過去他會選擇完整、粗壯的漂流木做作品；Ponal 中使用的，卻是以往不會撿的、更不起眼的細小木頭，不過，在經過沖刷後、它們和前者一樣、都是很好的材料，於是，細長卻堅韌的漂流木，和象徵滾動、經歷時間沖刷的小圓球成為「殘」的主要意象，漂流木更內在的一面被展現出來。



從陶土、漂流木作品到颱風計畫，拉黑子從生命經驗出發，挖掘自己文化的內涵，以不為人注意的媒材製作作品，這些獨特的思維開啟了另一種觀點與想像，讓我們對自然謙卑，並了解多元文化並存的美好與價值，而颱風計畫更進一步發動與海洋和南島語系民族有關的討論，提醒我們注視這片廣闊但又少人探索的領域。